

PARIS
ARCHITECTURE



Archi·建築 05

閱讀巴黎：建築群象與歷史印記

作者／施植明

特約主編／黃健敏

企畫編輯／連雅琦

編輯／賴文惠

校對／施植明、陳盈卉

美術設計／黃子欽

內頁排版／愍愍泉設計

行銷企畫／陳柏谷

*本書圖片除了特別註明者，皆為作者攝影、提供。

發行人／簡秀枝

總編輯／陳盈瑛

出版者／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 85 號 3、6、7 樓

電話／886-2-25602220 分機 300、301

傳真／886-2-25679295

網址／www.artouch.com

戶名／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劃撥帳號／19848605

總經銷／聯豐書報社

地址／103 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 83 巷 43 號

製版／崎威彩藝

初版／2011 年 7 月

ISBN／978-986-6833-99-1

定價／新台幣 420 元

法律顧問／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 劉承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閱讀巴黎：建築群象與歷史印記 / 施植明 著. --

初版. -- 臺北市：典藏藝術家庭，2011. 07

面；公分. -- (Archi. 建築；5)

ISBN 978-986-6833-99-1 (平裝)

1. 建築 2. 建築史 3. 法國巴黎

923.42

100011112

港台書

作者 | 施植明

主編 | 黃健敏

閱讀巴黎

建築群象與歷史印記

PARIS ARCHITECTURE



舉世無雙的首都——巴黎

要怎樣介紹巴黎呢？這個對我而言好像很熟悉的城市。除了留學期間待了五年的時間，回國擔任教職之後將近二十年間，不只暑假期間經常舊地重遊不下十次之外，還有四次帶領學生進行暑期課程參觀旅行，說起來自己對巴黎應該還滿了解的。不過當黃健敏兄邀我寫本有關巴黎建築的書時，我的內心卻滿是舉棋不定的遲疑。

正如李維史陀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一開始提及他在撰寫巴西亞馬遜雨林的田野調查經歷時感到非常猶豫的心情一樣；他對於許多人背著一台相機走遍天下，利用所擷取的圖像便大肆宣揚個人的旅遊經驗更嗤之以鼻。同樣地，我對於台灣坊間書店充斥著這類的旅遊書籍也覺得夠了，從早期以剪刀糰糊拼湊出來的陽春旅遊指南，到目前由國外進口圖文並茂的原版書無所不有，實在不需要再花時間出一本這樣的書湊熱鬧。由於近年來國內出國旅遊的型態從一星期走遍歐洲十幾國的狼吞虎嚥，逐漸轉變成強調細細品味的深度旅遊，因此針對重點城市進行較深入的文化探討應該是可以著力的方向。

會針對單一城市進行深度旅行的人，顯然不會滿足於從旅行中獲得走馬看花的表面意象經驗，而是期待從中得到知性的滿足與喜悅。事實上，「看」隱含著「知」，我們所能看得到的往往與我們已經知道的有很大的關連性，「看」的過程多半是在驗證「知」，並能對「知」有更進一步的探究；不可否認地，「看」的過程中也可能會有新發現，不過新的發現是建立在與原先的「知」無法對應而產生的好奇心，並能開啟追求「知」的另一個起點；因此「看」與「知」之間存在著難以釐清的複合性。如何提供旅遊者一些可以「看」巴黎的「知」乃成為自己在撰寫本書時最關注的議題。

問題還是回到要從什麼方式才能真正呈現巴黎的特色呢？本書試圖透過在巴黎所留下的各種印記，讓我們不要有太大的壓力就能貫穿法國歷史，藉此突顯出巴黎舉世無雙的城市特質。從西元五世紀以來，巴黎便與法國歷史的發展糾結在一起，直到今天依舊是結合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於一體的首都，是世界僅有的一座城市。雖然對於巴黎人認為「巴黎即法國」以及將不是「巴黎人」都稱作「外地人」（provincial），各種以巴黎為中心的觀念並無法得到所有人的認同，不過誰也無法否認巴黎是世界上唯一一座能透過在城市中留存的印記完整回溯國家歷史的城市。

正如「羅馬不是一天建造的」，魅力無窮的花都巴黎也是經過無數世代的累積而形成的文化結晶。正因為城市處處都是歷史與文化的印記，使得巴黎不僅有著令人著迷的感官滿足，更埋藏著深層的內在底蘊。拜賜於這股長久以來持續存在的力量，巴黎才能成為世人心中永遠的花都。

本書的出版，除了得感謝健敏兄耐心的敦促以及典藏的連雅琦小姐與賴文惠小姐在編輯上的用心之外，芳嘉在一些地圖的繪製與佩珊對初稿的校訂也都幫了一些忙。另外，巴黎藝術村（Cité des Arts）在暑假期間一直提供位於瑪黑區臨塞納河的住所，讓我可以不斷地以優游自在的心情體驗巴黎，也是促成此書的重要推手。希望能以比較沒有壓力的方式，讓大家在逛巴黎時輕鬆地讀一遍法國歷史；而本書書末提供的詳細人名索引資料，則可以讓讀者更進一步深入探討相關的議題。

如同面對新生命的誕生一樣，每一本書的出版都帶給我莫大的喜悅，同時也必須履行歡喜的一生承諾。本書的內容超越了個人建築專業的領域，面對龐雜資料如何取捨的問題或有不盡周全之處，其中若有任何的疏漏如蒙指正不盡感激，並期待日後有更正的機會。最後衷心期盼本書所提供的一些法國印記，能有助於讀者展開結合知性與感官的巴黎之旅。

閱 讀 巴 黎 建築群象與歷史印記

PARIS ARCHITECTURE

目 錄

00.

舉世無雙的首都——作者序—— 002

01.

文化基石的奠定——高盧羅馬到梅洛溫王朝—— 007

02.

王國分合的更迭——加洛林王朝—— 023

03.

國家核心的鞏固——卡佩王朝—— 039

04.

百年戰爭的試煉——瓦羅王朝—— 059

05.

文藝復興的洗禮——法蘭西一世與法國文藝復興—— 077

06.

政教紛爭的昇華——法國宗教戰爭—— 093

07.

君權神授的盛世——亨利四世到路易十四—— 113

08.

理性光輝的普照——啟蒙時代到法國大革命—— 141

09.

帝王首都的宏偉——王朝復辟與帝國時期—— 167

10.

前衛風潮的引領——美好年代—— 197

11.

風華依舊的火花——兩次世界大戰期間—— 221

12.

邁向未來的賭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247





Chapter 01

文化基石的奠定

高盧羅馬到梅洛溫王朝

繼高盧人與羅馬人在巴黎進行建設之後，西元六世紀初法蘭克國王克洛維以巴黎為首都建立了法蘭克王國，並開啟了法國歷史上的梅洛溫王朝，奠定了巴黎與法國歷史發展密切相關的基礎。西元三世紀中葉最早引進基督教而在巴黎殉道的傳教士聖德尼，以及西元五世紀中葉鼓舞民眾勇敢抵抗匈奴人來犯以保衛巴黎的聖珍妮維葉，為巴黎增添了更豐富的人文蘊底。

高盧羅馬——凱薩大帝征服高盧

依據考古資料顯示，巴黎大約在西元前 4200 年就已經有人類定居的紀錄。1991 年巴黎第十二區的貝荷西（Bercy）在進行新的開發建設時，挖出了三艘大型獨木舟的殘骸以及一些工具與器物，更證實了巴黎在新石器時代位於塞納河畔以狩獵為主的生活狀況。這些珍貴的考古文物目前存放在以展覽巴黎歷史發展為主題的卡納瓦雷博物館（Musée Carnavalet）。大約在西元前三世紀，凱爾特人（Celt）族群中以打獵與捕魚維生的巴黎吉人（Parisii），就在巴黎建立了呂特克（Lutèce）部落，此部落名稱在塞爾特語中意指「美麗的石頭」或「有水源的居住環境」。

羅馬人以高盧（Gaul）泛指目前的法國。西元前 58 年凱薩大帝（Julius Caesar）開始展開征服高盧的軍事行動，高盧首領維金葛托黎克斯（Vercingetorix）集結八千人試圖反抗；西元前 52 年凱薩下令由拉比努斯（Titus Labienus）率領四個羅馬軍團進行鎮壓，並以拉丁文魯特提亞（Lutetia）指稱所征服的這片新的疆域。當時只有大約一萬多人居住在此地，而羅馬人口已經超過一百萬。在羅馬帝國的行政劃分中，魯特提亞先是隸屬於里昂（Leon），之後則是桑斯（Sens）所管轄。事實上，直到十七世紀，巴黎的主教轄區仍隸屬於桑斯的總主教所管轄。

目前在巴黎聖母院廣場前的地下墓室，從 1960 年代開始進行考古挖掘，直到 1980 年對外開放參觀的巴黎聖母院地下墓室（La Crypte de Notre-Dame）仍可以看到高盧人所建造的牆面遺址以及羅馬人利用熱空氣在地板下循環發揮暖氣功能的作法。在羅馬統治時期，高盧人逐漸羅馬化，1710 年在地下墓室入口所發現的一塊刻著羅馬神祇朱比特（Jupiter）圖像的碑石上記載著：「在提庇留（Tiberius）凱薩大帝統治下，獻給最偉大的朱比特，巴黎水運商人奉立此碑」，可以看出高盧人接受了羅馬人的宗教信仰，該碑石目前存放在克呂尼博物館（Musée de Clu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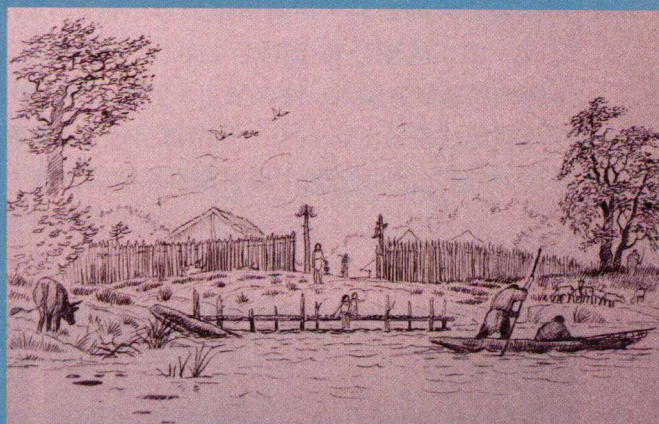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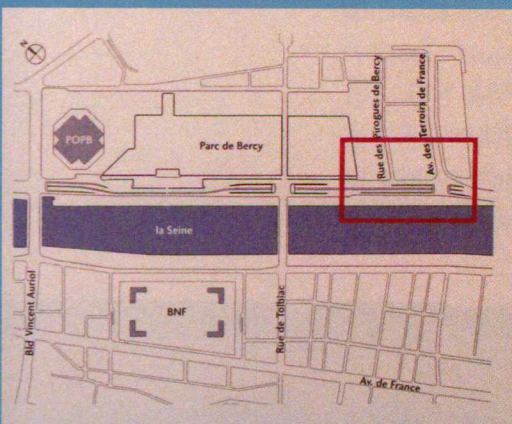
左上——巴黎史前文物展覽室，巴黎卡納瓦雷博物館。

左下——位於塞納河河岸的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紅色標示區域），巴黎卡納瓦雷博物館館藏。

右上——巴黎貝荷西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獨木舟殘骸，巴黎卡納瓦雷博物館館藏。

右中——刻著高盧神祇埃蘇斯（Esus）圖像的巴黎水運商人石碑，巴黎克呂尼博物館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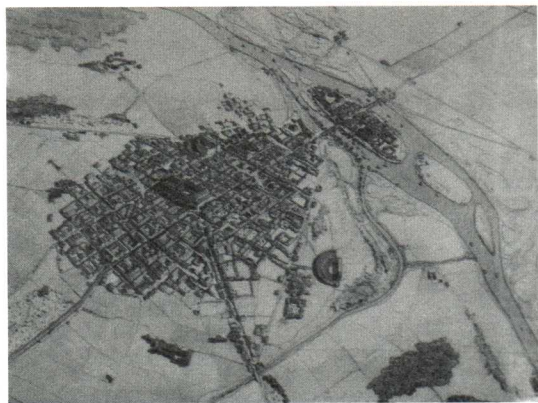
右下——新石器時代巴黎塞納河畔聚落，考古重建圖，巴黎卡納瓦雷博物館館藏。



由於羅馬人賦予高盧地區原本的統治者官職，並讓高盧人可以在軍隊中擁有正常的升遷機會，使得許多高盧人成為羅馬帝國中傑出的行政官員與將領。212 年頒布的《卡萊卡拉詔書》（Edict of Caracalla）使得帝國統治下的所有自由居民都成為羅馬公民，更加速高盧人融入羅馬帝國，不過高盧人並未完全被同化，而仍保有自己的民族認同。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高盧人仍舊對入侵的日耳曼人造成軍事威脅。

如同古希臘人將不會說古希臘語的人統稱為野蠻人，古羅馬人也同樣將羅馬帝國統治之外地區的所有民族視為蠻族。西元三世紀末，來自西北邊界萊茵河之外的蠻族，統稱為日耳曼人，開始入侵高盧，使得此地區在軍事防禦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羅馬駐軍也在西提島（Île de la Cité）建造了防禦工事。

羅馬皇帝朱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與瓦倫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都曾為了征戰蠻族親臨此地。朱利安皇帝更是連續三年（358-360）在魯特提亞度過冬天，360 年就在此地受軍隊擁護成為羅馬帝國皇帝，並將魯特提亞改稱為巴黎，巴黎也成為朱利安皇帝最鍾愛的城市。之後瓦倫提尼安一世在 365 與 366 年兩度來到巴黎。



羅馬統治時期的巴黎建設

羅馬人在位居巴黎中心的西提島上建造的羅馬行政官府（castellum）位於目前巴黎法院（Palais de Justice）的所在地，朝向現在的警察總局延伸的道路是羅馬城市的南北主軸（cardo），往南穿過小橋樑（Petit-Pont）經由聖賈克街（rue Saint-Jacques）翻過山丘之後可通往桑斯與奧爾良（Orléans），往北穿過大橋樑（Grand-Pont），經由聖馬丁街（rue Saint-Martin）可通往桑利斯（Senlis）與柏威（Beauvais）。羅馬人在塞納河左岸建立了四十五公頃的羅馬城市，涵蓋目前的聖米歇爾廣場（Place Saint-Michel）與聖傑曼林蔭大道（Boulevard Saint-Germain）。羅馬人的建設主要集中在塞納河南岸，包括方場、宮殿、神廟、劇院、露天劇場、浴場與引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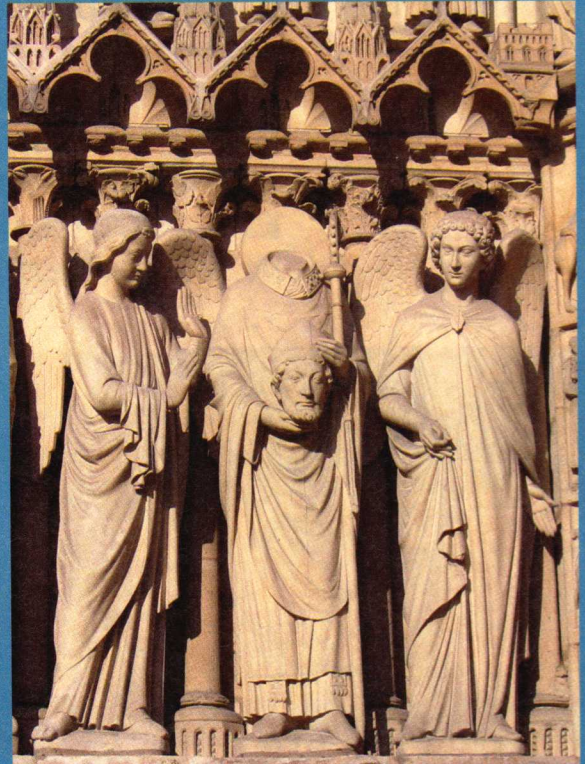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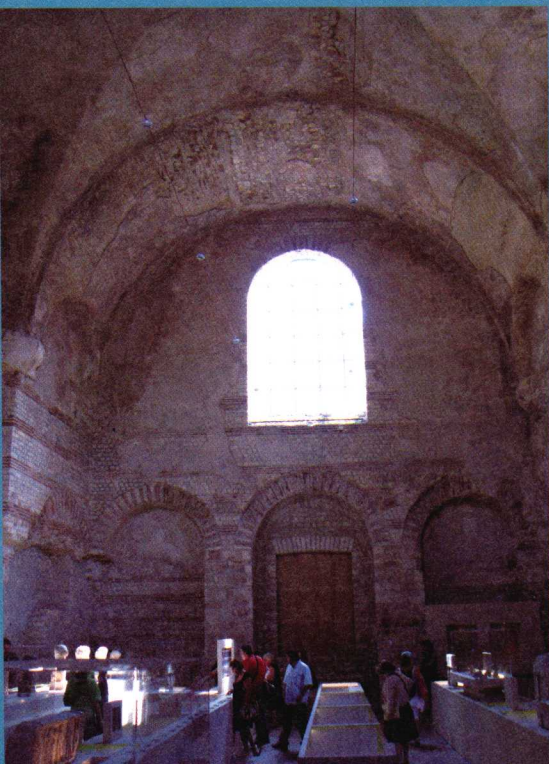
呂特斯門獸場（Arènes Lutèce）與克呂尼浴場（Thermes de Cluny）遺址是巴黎見證羅馬統治時期最重要的古蹟。可容納一萬五千人的橢圓形鬥獸場建於西元一世紀末，在三世紀後半葉蠻族入侵期間遭到破壞，五世紀時期曾修復，十四世紀進行強化巴黎城牆工程時被埋入地下，直到 1870 年開通孟吉街（rue Monge）時才發現該遺址，引發保存的請願。不過保存計畫所需的經費過於龐大，巴黎市政府拒絕提供。在法國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的鼓吹下，1883 年開始進行挖掘工作，到了 1917 年才進行修復工程。西元二世紀末到三世紀初建造的浴場，在中世紀時期被轉換成克呂尼修道院，1991 年之後作為展覽中世紀文物的博物館，在古羅馬浴場遺址與中世紀古蹟之間的展覽空間呈現珍貴的中世紀歷史文物。



左1—西元一世紀至三世紀時期的巴黎城市考古重建圖，巴黎卡納瓦雷博物館館藏。

左2—呂特斯門獸場考古重建模型，巴黎卡納瓦雷博物館館藏。

右—呂特斯門獸場遺址現況。



將基督教引進魯特提亞的聖德尼

大約在 250 年，將基督教引進魯特提亞的傳教士聖德尼（Saint Denis）因為否定羅馬的神祇，遭囚禁在目前巴黎警察總局附近的河岸（Quai aux Fleurs），之後被押解到巴黎北方山丘上一座奉祀海神的神廟前與兩位追隨者一起斬首，途中經過的主要道路就是目前的聖德尼街。傳說遭砍頭的聖德尼將自己的頭顱拾起，並在附近的溪流清洗，行走了六千步之後才倒地。教徒就地將他埋葬，此地點成為聖地，亦即聖德尼教堂所在地。

313 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I）頒布《米蘭詔書》，容許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傳教。鍾愛巴黎的羅馬皇帝朱利安雖曾受洗，不過由於他熱愛希臘哲學，轉而信仰希臘神學，受到當時已深植人心的基督教信仰所不容，被基督教會冠上「叛教者」。從在目前巴黎聖母院廣場下方所進行的考古研究發現，在西元四世紀時，高盧人已經開始建造大規模的主教堂以及主教住所。巴西利卡式（Basilica）的主教堂有五個通廊，教堂的東側埋在現有主教堂的下方，雖然無法獲得重建原貌的足夠證據，不過依據君士坦丁堡當時所發展出來的教堂形式，東側末端會有半圓形壁龕，通廊之間有大理石圓柱的柱列承載著木頭屋頂，內部的牆面上有鑲嵌著馬賽克裝飾。通廊長度超過六十公尺，由於規模過於龐大，建造年代是在四世紀或五世紀引起學者的爭論。有些人主張應該是在梅洛溫王朝時期所建造，不過也有人認為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很難進行如此大規模的工程。除了在西提島上有這座大規模的主教堂之外，塞納河兩岸也有一些分散的葬禮教堂，顯示出巴黎在當時已經有了教區。

上一—克呂尼浴場遺址現況。

左下——以古羅馬浴場遺址作為展覽——空間的克呂尼博物館。

右下——《聖德尼雕像》，巴黎聖母院。

保護巴黎的聖者——聖珍妮維葉芙

451 年匈奴人在著名的領袖阿提拉（Attila）的帶領下，跨過萊茵河，一路向西挺進，逼近巴黎。在科隆有一萬一千名的處女遭殺害的傳聞，讓巴黎陷入恐慌狀態，正當巴黎人準備逃離家園避難之時，傳說當時有一位女子，聖珍妮維葉芙（Sainte Geneviève）力勸男人應該同心協力奮勇保衛城市，女人一起誠心祈禱，匈奴人就不會進犯巴黎。聖珍妮維葉芙的預言果真靈驗，讓巴黎人奉她為保護城市的聖者，在日後每次遭逢蠻族入侵的大難時，都會請求聖珍妮維葉芙再顯神蹟。至於匈奴大軍為何會轉向的原因，可能是趁勝追擊群集在奧爾良的西哥特人（Visigoths）而讓巴黎倖免於難。另一種現代版的腦筋急轉彎說法：因為匈奴人發現巴黎根本沒有像科隆一樣有那麼多的處女。

聖珍妮維葉芙安葬的修道院，在十二世紀重修時更名為聖珍妮維葉芙教堂，在路易十五時期又擴建成為目前的先賢祠（Panthéon）。在 1789 年法國大革命期間，聖珍妮維葉芙的聖骨匣在目前的巴黎市政府廣場遭暴民焚燒，因此目前在聖吉內維耶廣場上的聖艾提恩山丘教堂（Eglise Saint-Etienne-du-Mont）內的聖珍妮維葉芙聖骨匣內，完全沒有她的聖骨。而目前樹立在塞納河左岸的圖內爾橋（Pont de la Tournelle）橋頭上一尊修長的聖珍妮維葉芙雕像，是在 1920 年代建造的。

左 1——《聖珍妮維葉芙牧羊》，十六世紀末期作品，巴黎卡納瓦雷博物館館藏。

左 2——聖珍妮維葉芙聖骨匣，聖艾提恩山丘教堂。

右——聖艾提恩山丘教堂外觀。

